

75
1945-2020

刻骨铭心的少年岁月

香港51年届千仞(梁凤翔) 下

逃难，都把我作为多余的累赘，托付给亲友先行带走；小小年纪，我已尝到了离别家人的凄楚辛酸。过了几个月，荷兰军不战而降，日军占领爪哇，在政权交替的间隙，暴徒趁机抢掠，待到我们回到雅加达，家里已经被劫一空。父亲失业经年才得以复职，“太息蚩蚩黄帝裔，天涯同作乱离人”，他曾有诗描述当时印尼华侨的悲苦处境。

1943年初，在日本占领军强制之下，母校小学部恢复了，我辍学一年，得以复学，读二年级下学

期。这时校名已改为“嘉克达华侨民众学校”，纪年也改用昭和二六〇二年，时间也要倒拨一个半小时，与东京看齐。日语列为必修科，上体育课也要以日语喊口令，“国语”改称“文范”，“公民”改称“修身”，还加了一门“尺牘”，所有教材须经日军当局审定方准使用，记得“文范”里尽是文言文，有篇课文我至今还背得出来：“吾村有一老者，性嗜酒，每日自旦至暮，几乎手不离杯，而每饮辄醉，醉则嬉笑怒骂，状类狂者。一夕，老

人自酒肆归，过一独木桥，失足堕河中，遇溺，幸为邻人所见，救之起，始得不死。噫！嗜酒者之所得，盖若是乎！”“修身”课老师教的则是《四书》中的《孟子》：“孟子见梁惠王，王曰：‘叟，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于吾国乎？’”“尺牘”则不外学些“父亲大人膝下，敬禀者”之类，如此等等，复古尊儒，日本占领者才比较放心。

那时每逢星期一，师生要齐集操场，半面向右转“遥拜宫城”（东京），唱日本国歌《君之代》，再由日语老师诵读“天皇诏书”，还要三呼万岁：“半载！半载！半载！”，到了什么“天长节”之类，师生还得挥动太阳旗，集会游行。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到印尼，同学们都被驱使到一个大广场，在毒日炙晒下参加欢迎大会，进行会操表演。每有演说比赛一类活动，例必有个腰佩军刀的日本军官到校观察，参赛者首先得向他作九十度鞠躬，才向台下行礼。那时主要日用品奇缺，课本、练习本都是用草纸印制，纸上还看得到残留的草茎，上书法课时，课室里便满是劣质墨母散发出来

的臭牛屎味！我的三四年级阶段，接受的就是这种奴化教育，那是压抑黯淡的两年。

幸好升上五年级不久，1945年8月，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，紧接着印尼宣布独立，师生都欢欣雀跃，扬眉吐气，学校很快恢复了原校名华侨公学，并用回中华民国纪年，我们还参加了雅加达华侨庆祝抗战胜利的群众大会，高唱祝捷歌：“……八年抗战强寇拜下风……获胜利痛饮黄龙……”

从二年级开始，我靠了小聪明，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，如今作为高年级学生，又在重光之后，求知欲更显得无比强烈，爱读课外书，协助学校办起了小图书馆，作文常常誊抄贴堂，各类学术比赛也往往夺得锦标，老师有时还让我当助教，辅导同学，对局势也较为关心了；到了六年级，音乐老师黄昏先生教我们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保卫黄河》（二重唱）、《中国不会亡》、《我们是熔铁匠》等歌曲，为我们的生活引来清冽的甘泉，点燃引路的火把，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情怀。本文开头引述的《毕业歌》，也是由这位老师教唱的。就在1947年

6月，在石桥头正校举行的毕业典礼上，我们动情地唱出了同学少年的共同心声：“学问至无穷，高小毕业学力尚为充……”至今，我还保存着小学毕业证书和成绩单，还有一本纪念册，上面留下毕业前的师友的赠言。

华侨公学隶属于华侨公会，后者源自清同治四年（1865）倡立的客属总义祠（石桥头正校就设有各姓祠堂），1939年才改为华侨公会，因而具有客属背景。1945年重光后，华侨公会即与广肇会馆、福建会馆实现大团结，创办联合中学，也就是巴中前身。我小学毕业，是免考保送，直接升入巴中的。没有华侨公学的早期培育，我也就不会成为巴中一员，巴中校友中，也有不少我在华侨公学的师兄、师姐、学弟学妹。我爱巴中，我也爱华侨公学。

华侨公学与巴中一样，都已消失，不复存在，但是它的名字已永远载入史册，镌刻在雅加达华侨华人弘扬中华文化的纪念碑上，那小学毕业歌，则将终我一生，永远鲜活地唱响在我的心中：“……勉哉少年发奋为雄，破万里浪乘长风。”

梁凤翔



童年时代与三个姐姐（巧文、锦文）合影

童年时代与三个姐姐合影